安康日报

茶 趣

陈均威

人在草木中为茶。茶在壶中与沸水的对话是茶语。叶片沉浮，恰似人生的脚印。回头看看近四十年喝茶的岁月，茶叶和茶具的变化，与我的生活之变似乎异曲同工。

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，农村大多数家庭来钱路窄，用钱路宽，每年靠养一头猪、一张蚕来补贴家用。那些年，我家买不起细茶，口粮茶就是茶树采摘三道以后，长出来的嫩枝制成的杆杆茶。

爷爷每次去供销社，总是挺直腰板对售货员说："称两斤杆杆茶，劲儿大又经泡。"那茶是嫩茶枝切段晒成的，泡在搪瓷缸里，汤色暗黄。但爷爷喝得酣畅，嗓子里咕噜一声，像是把一天的劳累都吞了下去。祖母心疼他，却也只能在每年开春时，偷偷多放一小撮茶叶在他茶缸底。

那时我还不懂茶，只记得夏日田埂上换工插秧的场面：李家喊十人，王家请九位，张家约一桌，铁锹碰着锄头，笑声撞着笑声。忙罢，母亲端出那只带盖的白搪瓷缸，二斤多水，浮着粗梗大叶，大家轮流传着喝，你一口，我一口，缸沿上有汗味，也有米香。我十三四岁的唇凑上去，也分得几口茶汤，涩中泛甜，像那个年岁里初尝的人生。

九十年代初，家里喝杆杆茶多年后，日子也稍稍宽裕了些，奶奶便开口提议："杆杆茶喝久了心里痨，今年就买几斤叶子茶吧。"爷爷喝茶有瘾，自然是高兴不已。于是从这一年起，大脚片茶叶在我家迈步登场。为保持茶味儿不淡，爷爷总是不等茶缸子的茶水喝去三分之一，就赶紧把开水添满。就这样，一缸子茶一直从早晨喝到下午。

大脚片茶就是谷雨后采的茶叶。叶子宽厚，汤色清亮些了。有一次我放学回家，见爷爷坐在门槛上，一只老猫卧在脚边，阳光斜斜照进搪瓷缸里，茶水澄黄透明，浮着几片舒展的叶。我喊了声"爷爷"，他回过神，笑着说："茶凉了，给你倒碗热的。"那一刻我觉得，茶不仅是解渴的，还是待人的。

九十年代末，我家才算喝上"质量茶"，也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二蔓子茶。二蔓子茶是清明过后半个月左右采摘的，当年新生的两叶一芽或三叶一芽，混合在一起炒制，产量大、价格适中，汁水好、茶味浓，且耐泡耐喝。时至今日，二蔓子茶依然是寻常百姓喜爱的实惠茶饮。

跨过新世纪，品质茶和趣味饮茶渐渐成为更多喝茶人的追求。安康是优质富硒茶产地，茶之上品翠峰、毛尖、银针等精细茶备受热捧。茶的种类也是越来越丰富，由早期以本地绿茶为主，到红茶、白茶，还有全国各地名茶，如生普、熟普、寿眉、贡眉、岩茶、铁观音、白牡丹、金骏眉、大红袍等，各类知名茶叶专卖店遍布城市大街小巷，为喝茶人提供了不同的选择。

自参加工作后，喝茶的讲究程度可谓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上班报到那天，母亲为我备了一对青蓝色带盖的搪瓷缸。自此，开始独立喝茶，搪瓷缸一个用于自己喝茶，一个用于招待客人。

再后来的几十年间，搪瓷缸渐渐成为记忆，换了陶瓷杯、活瓷杯，再换成水晶杯、真空保温杯，装在包里走村串户，随身陪伴，形影不离。

2011年初夏，工作单位由乡下转至城里。有次朋友聚会，不知谁先提了一句："粗茶变细茶，搪瓷缸变紫砂壶，咱们这辈子，像是在壶里过了一遍。"我心头一动，自此迷上紫砂壶。

书房里渐渐添了十多把壶。夜晚，我常独坐灯下，选一把段泥的西施壶，泡一壶本地翠峰。看沸水注入，茶烟袅袅升起，如一段青绸被风掀动。壶身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哑光，那是经年茶养出的"包浆"，像老农脸上经风霜磨出的光亮。我把壶托在掌心里，像托着一颗温暖的心跳。它不说话，却仿佛什么都说了，说那个挑粪担的少年，说那个在集镇邮电所昏暗灯光下写信的自己，说这些年走过的田埂与街道，说县城的石板路铺成了城市的柏油大道。

有爱好不愁没有玩伴儿。听说汉滨高中校长邹安生也喜爱紫砂壶，便预约交流。交谈得知，他先后四次前往宜兴丁蜀镇实地考察，入手不同形态不同泥料紫砂壶有二十多款。他特地向我介绍了开壶"三步法"：第一步是在新壶中装满鲜嫩的豆腐，注入能淹没壶身的水，文火煮一小时"去生气"；第二步是将去皮的甘蔗切成碎块入壶添上清水，文火煮一小时"降火气"；第三步，如果用这款壶泡红茶，就装入二十克左右红茶，文火煮一小时，称之为"聚灵气"。然后在慢节奏中养壶、陶冶情趣。

前年深秋，我和几位茶友去宜兴拜访紫砂艺人。师傅操着木槌打泥条，锤声响在寂静的院里，闷闷的，像雨点打在老瓦上。他忽然抬头问我："你知道泥条为什么要拍一万多下吗？"我摇头。他说："你看那些博物馆里的老壶，不是泥好，是那个做壶人的心，在泥里过了千百遍。"我站在作坊里，想起老家的那些搪瓷缸、陶瓷杯、水晶杯，它们都曾陪伴过我，但只有紫砂壶，让我学会了慢。

自从爱上紫砂壶，才知道壶有五品：纯品、精品、名品、艺品、真品。兴趣点除了钻研就是入手。十余年间，四层书柜不知不觉就增添了十余款紫砂壶，除三四款常用于泡绿茶、红茶、老白茶外，大多数成了陈列观赏品，隔三差五拿出来欣赏一番，然后再整整齐齐地把它们归回原位。

周末的清晨，用老壶沏一壶红茶。壶身早已养得紫中透润，茶汤注入杯中清脆又空寂，像雨后檐溜滴在青石上。我捧着茶，站在窗前看楼下梧桐叶落，它们落得慢。壶中岚烟徐升，我便想起江南人说壶谐音"福"，送壶就是送福。有时长辈、好友生日相邀，我便从书柜选择一把紫砂壶，双手呈上，道出寓意，当即赢得满堂欢笑。

壶为茶而生，茶喝到深处，壶养到老时，便是醇厚的光阴。



福满枝头 王远峰 作

瀛湖 第1509期

家在桥边灯火处

齐磊

安康的秋季，天气像孩子的脸，前一刻还是皓月当空，转瞬便风雨交加。

身为中交三航局的基层员工，投身工程这一行，早已习惯四海为家。这些年跟着项目住过板房，也住过集装箱，如今在这小城租下一套房子，已算难得的安稳。

妻子带着女儿来了。一岁半的小人儿推着行李箱，摇摇晃晃走进屋子，仰起头冲我笑，含含糊糊地喊"爸爸"。那一刻，空荡荡的屋子像被填满了：厨房里有了锅碗轻碰的声响，阳台上晾起一排小小的衣裳，门口也多了两双鞋。

窗外的雨渐密，雨丝斜斜打在玻璃上，我站在办公室窗前，忽然想起年初的那一次视频电话。

那时，公司承建的七里沟立交刚刚通车，妻女还在老家。我翻出照片给她们看，一道道匝道层层舒展，像铺在城市间的苜蓿叶。"等你们来了，带你们去看看，我们中交人建的桥。"女儿听不懂，只隔着屏幕伸手摸我。妻子逗她："以后去看爸爸造的桥，好不好？"她便含含糊糊地学："爸爸……桥……"

妻女来安康后的第一个傍晚，我带她们驶上立交桥。夕阳渐沉，一盏盏桥灯次第亮起，弯曲的匝道在暮色里伸向不同方向。女儿趴在窗边，目光一路追着灯光跑。妻子轻声说："看，这就是爸爸以前说的桥。"她回头看看我，又指向窗外，笑着喊："爸爸……桥！"妻子也笑了："对，爸爸的桥。"

我没有纠正。望着她亮晶晶的眼睛，忽然觉得，那些隔着屏幕讲给她听的日子，终于成了她眼前真实的路。

我们在桥边停下拍照。妻子抱着女儿站好，我照例退到镜头外，举起手机。突然想起这些年的照片里有桥、有工地，却很少有我。女儿朝我伸出手，急急地喊："爸爸！爸爸！"我走过去，她一把搂住我的脖子。快门落下，身后正亮起灯来。那是第一次，我和参与建设的工程和最牵挂的两个人，一起留在同一张照片里。

窗外，雨声渐渐轻了。手机屏幕亮起，已是晚上十点。妻子发来消息："女儿刚睡着，睡前一直喊爸爸。"照片中，暖黄的灯光落在她肉嘟嘟的小脸上，小手摊在枕边，床头还守着那只会唱歌的小兔子。

我又翻到立交桥边的合影。照片里的她不懂爸爸为什么总加班，也不懂我们还会不会离开这座城市。她只知道桥上的灯很好看，爸爸就在身边。

原来大人所谓的漂泊，在孩子眼里，是来到一个新地方，看一座新桥，认识一座新的城市。至于下一次离开，她也不会觉得伤感。也许再来时，只会惊喜地发现，爸爸说过的路，又向前伸了一段。

我忽然没那么惆怅了，收好桌上的材料，锁门下楼。雨后的安康，风里带着草木潮湿的气息。远处，立交上的灯火静静流动，一辆辆车驶向各自的去处。我的家并不远，骑车穿过湿漉漉的街道，拐过第一个弯，再拐过第二个弯，那扇熟悉的窗便出现在眼前。

暖黄的灯光从窗帘缝隙里透出来，安静地落在夜色中。门后有妻子，有已经睡熟的女儿，也许她又踢开了被子，也许明早睁眼，看见爸爸躺在身边，还会咧着刚长出几颗牙的小嘴冲我笑。

寻香

张丽娟

又是一场毛毛细雨。居家半日，我提议去楼下兴安公园走走，孩子欣然应允。

刚跨进公园后门，一股清香便扑鼻而来，格外醒神。"走，我们寻香去！"女儿高兴得手舞足蹈。

铁门外，一条由水泥砖纵横交错铺成的大道从脚下向远方延伸。道旁一侧，在一众夹竹桃、竹子和柳树的苍翠绿叶里，伸出几根桂花枝条。女儿站在树下，踮着脚，使劲嗅了嗅，甜甜地说好香，"还有更香的呢，我们往前走，再去寻寻！"

路的尽头是一棵粗壮的梧桐树，巴掌大的梧桐叶略微泛黄，闪着湿漉漉的水光。再有几个秋日的晾晒，这儿便铺满金色树叶了。

转过梧桐树，女儿便欣然叫了起来："妈妈，我发现有好几棵桂花树！"循着孩子手指的方向，看到几株开着淡黄色如米粒儿大小的桂花树。与刚才的那棵丹桂不同，这几棵桂花树的叶儿舒展，花儿也舒展，一粒粒立在枝间，高昂着头，难怪它们的花开得更繁盛些。

"妈妈，我要去钓鱼岛玩儿！"钓鱼岛位于兴安公园中心位置，是人工湖边的一家小店名。最早是个咖啡厅，后几经易主，店名换了又换，我们还习惯称它钓鱼岛。

这是一处圆形活动场地，是孩子们骑车遛弯儿的好地方。细雨如麻，场地行人极少，雨珠儿溅起的水花在地面上荡起一圈圈水窝儿。女儿说是跳跃的小莲花。

凭栏远眺，兴安公园人工湖全貌便可尽收眼底。湖畔垂柳的绿辫子在微风中轻轻摆动，白纱般的水雾罩在湖面上。雨大了些，一湖绿水溅起细碎水花。几处红墙灰瓦的仿古建筑氤氲在水汽里，似一幅水墨画。湖的右手边，有一道圆形拱门，灰白墙壁掩映在翠竹下，颇有古韵。拱门外也有一处圆形水泥场地，晴天这里便是人们跳舞、写生的好地方。场地边几条红色长凳供人们歇坐休息。其中，一条长凳便在一棵桂花树下。若不是雨水淋湿了凳子，我们便要坐上一坐，去感受那一树的芬芳。

穿过拱门，这里的植株格外茂盛，香味也浓郁。几株并排的桂花树映在一堵碧蓝色的墙面上，香得醉人，这几棵桂花树格外高大，浓密的树冠像一把绿底红花的伞，为下面的灌木撑起一片天空，也为流浪猫们留下一处干地。

沿着这几株桂花树面前的灰砖小径往前走，一溜儿的柳树站在道的两旁。隔着一弯湖水，凉亭里各色花儿还在开放。粉红的夹竹桃花、淡紫色的紫薇花、玫红的蔷薇和一些不知名的花朵，依然盛开。

我们一路走，一路寻香。

老宅往事

叶彬

20世纪60年代，我出生在石泉池河边的一座大宅院中。这是方圆数十公里最大的宅院，已有百余年岁月。

大宅院背靠青山，面朝池河。当年兴建这座院落时，匠人们就在院子前面地势略低的方位取土制坯，由此挖出了一个大坑。这个坑成了日后生活污水蓄水池，也成了雨水汇集的堰塘。每到开春，堰塘蓄积的雨水与生活积水，用来浇灌下方的稻田。

堰塘岸边，有四棵高大的古树：一棵树干中空、饱经风霜的老刺槐；一棵枝叶繁茂的白蜡树；还有两棵相伴而立的老桂花树。春夏之交，老槐树白花盛放，清甜的槐香漫过塘岸。待到秋意渐浓，金桂吐蕊，点点金蕊簌簌飘落，浮于堰塘水面，馥郁香气四处弥散。

堰塘后面便是大院宅子，院落整体呈凹字形布局。宅院正屋坐东朝西，面向池河，院内设有三座大天井，南北两侧建有厢楼，厢楼二层是通透明亮的阁楼。

南侧天井内，开凿了一口水井。井深约三米，井壁由条石垒砌，井口呈八边形。自新中国成立以后，这口井便供院内十余户人家日常饮水。

隆冬时节，井水氤氲升腾，在井边洗菜浣物，全然不觉冰寒；盛夏酷暑，井水清冽甘醇，干渴之时舀上一瓢直接饮用，爽口解渴，滋味堪比天然矿泉水。这座宅院也因此得名"甜水井"。数十载寒暑更迭，纵使伏天大旱，甜水井的水位也从未下降。

岁月流转，这座大宅院成了叶姓和易姓共有的家产。两姓以正屋主天井中轴线为界，院落北侧房屋归叶家所有，院落南侧房屋归易家所有。主天井的堂屋因房屋整体结构连为一体，不可拆分。整个宅院也仅有一口水井，坐落于南侧天井之中。每逢婚丧嫁娶、红白仪典，堂屋由两家共用，井水亦为两家同汲。这般不分彼此的格局，源自叶、易两族世代交好，情谊笃深。

曾经在当地颇具声望的叶、易两大家族，随世事变迁而渐渐衰落，昔日叶、易两家的祖宅，渐渐成为十余户人家安家度日的居所。我便是饮着这口"甜水井"甘美的井水，在这大宅院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青少年岁月。

隔壁李家，祖孙三代共计十四口人。70年代老奶奶去世之后，一大家子仍有十三人。儿女渐渐长大，几位女儿陆续出嫁，家中尚留兄弟六人。儿子相继成年，作为一家之主的李老伯，便开始筹划为儿子们营建新居。因老宅墙体多为共用，自家的檩条搭在别家的檐口之上，李家只能另择村中空地建新居。

动工建房之前，李老伯先在村边开挖一座圆形土窑，用来烧制小青瓦。此后两三年间，李老伯遍寻村中的黏土，运至院子的空场上，加水和泥，先以人脚踩踏，然后牵着他家的那头老黄牛一圈又一圈地踩踏，最后码成一人多高的圆形泥垛，就像厨师在案板上和面一样，反复用力揉压面团。

备好制瓦熟泥，便开始制作瓦坯。他用钢丝固定在弯曲的木棍上制作弓形刀具，从泥垛上切削泥料，堆起齐胸高的长方体泥墩。泥墩厚度约等于两块小青瓦的长度。李老伯的长子手持钢丝刀，自上而下切下一指厚薄的泥片，将泥片裹于圆筒模具之上，拿弧形铁片蘸水抹光表面，再用十字木尺削去模具上多余泥料。这样，四片瓦便合围成一个圆筒，把圆筒模具和泥坯提至铺有细沙的平整场地上，从圆筒内折叠模具，轻轻脱模，继续制作下一筒泥坯。待到泥坯逐步失水变硬，轻轻敲打圆筒泥坯，便会沿内部预留的凹槽裂成四片瓦。一片片的生坯就此成型。

待瓦坯数量备足，彻底风干，便一圈圈码入窑中，点火烧窑，李老伯亲自守窑看火。火候到位，便以泥土封盖窑口，封土堆成锅底状，外表再抹泥浆密闭，向锅底凹处注水。这便是当地所说的"饮窑"，以此隔绝窑内氧气，让瓦片于还原氛围之中缓缓冷却。一周过后，窑内的瓦片彻底冷却，便可开窑出瓦。

烧制小青瓦的同时，李老伯还要召集家中晚辈制土砖坯。制砖所用黏土，土质要求较之瓦料稍宽，同样要加水拌和踩踏熟化。把木砖模平放地面，填入熟泥，用手抹平多余的泥土，缓缓提起砖模，一块土砖便脱模而成。

房屋所用檩条，采伐自李家山林，大多为本地枞树，少量选用花栎木。农闲时，李老伯的孩子们就在院子里将枞树或花栎木锯成两厘米厚的椽条。

等到小青瓦、土砖坯、檩椽木料悉数备齐后，还要开凿一些房屋基础用的块石。万事俱备后，择个吉日请来木瓦工匠，李老伯一声吩咐，新宅就正式动工。历经数月劳作，一座三开间的大瓦房终于落成。

2014年，我赴河南禹州市仿古建材生产基地考察，目睹了小青瓦、筒瓦和青砖等现代化流水线生产过程。回想当年李老伯一砖一瓦的手工劳作，方知那时建房屋何等艰辛。

后来，池河边也建起了砖厂，房屋结构也一步步演变为新式民居。

母亲

张诗新

我的母亲，是乡间普通的妇人，以一颗善良的心和不屈的脊梁，活成了全村人敬重的模样，也成为我此生温暖的依靠。

母亲的善良，是刻在骨子里的天性。乡邻有难，她是第一个伸手的人。谁家农忙缺人手，她放下自家的活计前去帮忙；谁家遇事愁眉不展，她耐心宽慰，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接济；平日里邻里间有琐碎纷争，她总愿多包容、多退让，村里人称赞母亲待人宽厚。

亲戚邻居皆知母亲温和宽厚，却鲜有人知，这宽厚的外表之下，藏着常人难及的坚韧与刚强。命运从未眷顾这位善良的妇人。她数次遭遇病痛，一次次躺上冰冷的手术台。每一次创伤，都是钻心彻骨的疼痛；每一次手术，都是身心俱疲的磨砺。可我从未见过母亲哭喊，再大的病痛，再难的煎熬，她都默默隐忍、咬牙扛过。

术后休养的日子，行动不便，日夜忍受隐痛，她从不让儿女担忧分毫，默默承受着所有苦楚。疼痛磨不灭她的心性，苦难压不弯她的脊梁。那些辗转难眠的夜晚，那些行动受限的日子，那些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，都被她悄悄藏起，只把从容、乐观与坚强留给家人。这份隐忍与坚韧，让我敬佩不已，也心疼不已。

母亲半生风霜，用一生的言行，为我立下做人的准则。她从不讲空洞的大道理，却用一生的坚守，教给我诸多人生真谛。她教我自立自强，告诉我人生在世，最可靠的永远是自己；她教我勤学善思，叮嘱我终身学习，遇事多思量、处事有分寸；她教我待人善良，告诉我善良是做人的根本，纵使历经世事，亦不可丢本心；她教我遇事懂得包容，处事懂得退让，格局宽广，方能行稳致远。这些朴素的道理，是母亲历经半生风雨总结的人生智慧，成为我行走世间珍贵的行囊。多年以来，我始终谨遵母训，守善良、立自强、懂包容、知进退，一步步成长，一点点成熟。

可岁月无情，母亲尚未安享清福，便再次被病痛缠身。她一生为家人付出所有，却唯独亏欠了自己。她是我的来路，也是我的归途。愿她身体安康，愿时光慢些走，让我多陪她、多尽孝。

地址：安康市汉滨区大桥北路4号传媒大厦 邮政编码：725000 网址：sjk.akxw.cn 办公电话（传真）：（0915）3268520 电子邮箱：bs3268520@163.com 投稿邮箱：akrbbbb@163.com
印刷质量监督电话：（0915）3268656 新闻热线：（0915）3268533 广告热线：（0915）3212549 发投热线：（0915）3211149 定价：每年390元 自主发行 安康日报印务中心印刷 地址：安康市汉滨区寇家沟社区